西涼沙西塞

外河

州州河

雜舊、

識事記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河記

喻歸纂

本館據二酉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西河記序

案隨唐志西河記二卷元和姓纂東晉有喻歸譔西河記三卷廣韻作二卷喻作諭晉樹唐志缺譔人名蓋記張重華事也十六國春秋晉遣侍御史喻歸拜張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重華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與歸言歸折之西河記作於此時也今存者祇數則余撮而錄之以備佚簡姑臧記二事並附于末

西河記

晉　侍御史豫章喻歸纂　　清　武威張澍輯錄

故臧匈奴故蓋臧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初學記

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鬼驚華死焉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張駿立謙光殿成後池水中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通變綠色駿因作鑄銅龍以厭之後卒不勝此太平御覽

澍桉吳淑事類賦注引末句云駿尋卒又一本引池下無水字晝下無日字因作卽勝作升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縹幂加細布裳著縹襦襖以外國五色錦爲袴褶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澍桉一本引布裳下有且爲戎狄姓五字

貸我東牆償我白粱漢書注史記集解齊民要術

趙倫妻死遣雪竹搔頭階下不數日化爲楊梅華朶如撒時人異之太平御覽引姑臧記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太平御覽引姑臧記

涼州記

段龜龍集

本館據二酉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涼州記

涼州記序

考隨志僞涼右僕射張諶纂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唐志作十卷世說注引張資涼州記又僞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纂涼書十卷亦記張軌事史通外篇云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紱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謹軍將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箸涼記十二卷又云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各箸涼書昞卽景唐諱昞改景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闕漏謙之乃修涼書十卷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上獻涼書十卷史通又云宗欽涼記記沮渠氏隨志有拓跋涼錄十卷無纂人名唐志入編年類史通外篇云失名記禿髮氏若段龜龍涼州記乃記呂光事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或作西涼記或作涼州記隨志八卷唐志云十卷余輯得二十餘事內有張諶涼記二則赫連氏涼書三則蒙遜涼書二則亦附於末

涼州記

北涼著作佐郎段龜龍纂　清　武威張　澍編輯

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沈重質略。見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太平御覽。）

澍按光略陽氏人呂婆樓之子。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遂以光爲名。重光聲作冏。冏字古作窘。因形近而誤。

呂光左肘生冏印。及征南城。印內隱起文字曰巨霸。（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光伐龜茲。王帛純拒命不降。光軍城南五里。爲營。肘冏印成文。此止云征南城。未分析。

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貢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太平御覽。）

呂光時。敦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初學記。）

澍按十六國春秋後涼錄。宋歆姑臧人。藝文類聚。引無宋歆二字。此係太安三年事。

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於陽川令蓋敏室。（太平御覽。）

澍按蓋一引作郭諤。後涼光下令諸臣爲之賦。時獻賦及詩者凡百餘人。

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元麟嘉。（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作金澤縣。藝文類聚引元作年。此時爲晉孝武大元十四年三月。光卽三河王位于南郊。置百官改元也。

呂光太安三年白燕游酒泉郡。黑燕列從。藝文類聚。

澍按太平御覽引三年作年間。又按後涼錄作太安二年秋七月。白燕翔于酒泉。衆燕成列而從之。此作三年訛。

呂光稱王。遣使市六璽於于闐。太平御覽。

澍按此麟嘉元年事。又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

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爲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川濛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殮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藝文類聚。

呂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太平御覽。

呂光龍飛二年。太常郭麐反叛。麐以箋書招誘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直、不慮麐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軍之於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于休屠城。與麐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爲盟主。程肇諫云云。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郭麐略地之際。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麐遂盡殺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

覩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麾意氣翊然。太平御覽。

澍椄。郭麾西平人。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爲太史令。爲興殺。

呂光時。州人陳沖得玉璽。博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澍椄。後涼錄。陳沖作陳平仲。博作廣。光澤無文作直看無文字。又椄此太安三年事。

呂光時。有任射者得罪。樹據後涼錄補此二字。自匿爲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巧。王爾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殿歲久傾敗。任射運巧致思。土木俱正。太平御覽。

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纘立。戲弄羅什。或共棋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後纘弟字曰胡奴。果斬纘頭。太平御覽。

澍椄。纘後涼錄作纂。爲呂超所殺。超光弟寶子。小字胡奴。一引作秦記。

呂纂咸寧二年夜見龍出東廂井中。行大殿前。蟠臥。旦見其鱗甲足跡。尚有溼處。太平御覽。

澍椄。呂纂一引作慕容氏誤。又椄後涼錄。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于當陽九宮門。改爲龍興門。

呂纂咸寧二年。胡安璩等發張駿墓。得眞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篪、珊瑚

鞭、瑪瑙鍾、黃金勒。太平御覽。

澍椄後涼錄胡安璩作胡璩。一作胡安枚。纂誅璩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繕修其墓。太平御覽又引云。盜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又引云有人發張駿墓。得眞珠簾箔雲母屏風。又引云胡安璩等發張駿墓。得瑪瑙鍾、白玉樽、受三升琉璃椀。

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恤。纂曰不有直亮。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太平御覽。

澍椄後涼錄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穎諫云云。

呂纂常與左右因醉騁馳游獵。或馬奔於坑塹之間。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縶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

澍椄初學記引云。纂漸馳游獵。或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所引不全。據十六國春秋補之。宜憶、後涼錄作遠思。

隱王張美人生色壯豔。出家爲道。呂隆逼之。乃自投張掖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太平御覽。

澍椄張氏敦煌人。隱王呂紹之美人。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爲沙門。

呂纂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澍椄呂纂一引作呂光。

永嘉五年。枹罕令嚴羌妾產一龍一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風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北堂書鈔。

澍椄。太平御覽引作前涼錄。

李暠三日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暠爲之序。太平御覽。

先酒泉南有銅駝山。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太平御覽。

澍椄一引作北涼錄。

焉支山在郡西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蓄牧。與祁連山同。一名刪丹山。太平御覽。

澍椄郡指酒泉。西陽雜俎。言祁連有四味木。未審即五木否。又一引無末五字。

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太平御覽。

澍椄西域記云。西海南有青鹽池。鹽方半寸。食味甚美。眞臘記云。山間有石。味勝于鹽。可琢爲器。梁朮公傳。言交河之間。掘磧下數尺。有紫鹽。如紅如紫。色鮮而甘。其下丈許有墾珀。北戶錄。張掖池中生桃華鹽。色如桃華。隨月盈縮。今寧夏涼州地。鹽井所出青鹽。四方皎潔如石。山丹衞即張掖地。有池產紅鹽。色紅。此二鹽即戎鹽之青赤二色者。

祁連山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餘里山中冬温夏涼宜牧牛乳酪濃好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酪特好酪一斛得升餘酥又有仙人樹行人山中飢渴者輒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見太平御覽

澍椄唐書武德二年涼州刺史安修仁獻百年酥云飲之可延壽

昌松縣有鸞鳥城魏改爲神烏縣張軌時有五色鳥集於其處築城藝文類聚

張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纂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澍椄晉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又椄世說新語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澍椄此二則係張諮涼州記世說注引之附于此又椄晉書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于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赫連勃勃北游契吳而嘆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海。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壯麗者也。（太平御覽。）

可藍山。一名都盧。山皆涇水源。與笄頭山連亙。赫連定勝光二年。畋於涼州。登可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乎。（太平御覽。）

澍按。可藍山在平涼縣。接百泉界。

赫連定據平涼。登此山。有羣狐繞之而鳴。射之竟不得。一定乃嘆曰。咄咄。此亦怪事也。（太平御覽。）

澍按以上三則。係赫連氏涼書。附錄之。

沙州記

段國纂

本館據二酉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沙州記序

按魏書、阿豺立自號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宋新亭侯段國所纂沙州記。卽唐志之吐谷渾記也。原二卷。今亡佚甚多。特就所見鈔之。又錄太平寰宇記吐谷渾始末。以補其闕。

沙州記

宋 新亭侯段 國纂　清 武威張 澍編輯

澆河西南百一十七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千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焉。（太平御覽。水經注。）

澍按。澆河城一名故廓城。相傳趙充國所築。晉永寧時。拜吐谷渾主阿豺爲安西將軍、澆河公。卽理此地也。水經注。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爲安西將軍、澆河公。又云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犄角。

鹽城東北三百里。有層城。城臨洮水。建初三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卽此城也。（水經注。）

西宏城東有西鹽城。因山爲名。可容八百餘人。（太平寰宇記。）

從東洮至西洮。百二十里。（水經注。）

澍按。後漢書馬防傳。注。東洮卽索西縣故城。在今岷州。政和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水城。又按後漢書注引。百上有一字。

洮水與墊江水俱出臨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也。初學記。太平御覽。水經注。

澍椄。太平御覽。卽作爲。則作卽。又椄鄹善長說。墊江卽山海經之白水。山海經。白水出蜀。郭景純注。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臨臺卽西傾之異名。

洮水出臨臺山東。臨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曾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太平御覽。

枹罕城西有麻壘。壘中可容萬衆。水經注。

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相鎭壓。兩邊俱平。相去三丈。丛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水經注。初學記。

澍椄鄹善長曰。橋在清水川東也。

仇池山號百頃。上有百頃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回。初學記。

澍椄回宜作向。

六月二十六日發龍涸。晝夜肅肅常寒。不復得脫襦袴。將從七十二人。面盡黎黑。口脣青瞤。太平御覽。

自龍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肅肅常有風寒。七月雨便是雪。遙望四山皓然皆白。太平御覽。

龍涸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八人固險雖萬夫亦不能前藝文類聚

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黁無尾太平寰宇記

鳥鼠同穴山鳥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黃而無尾凡同穴地皆沃肥壤盡輭熟如人耕多生黃華紫草御覽太平

澖桉沈約宋書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華紫草便有雀鼠同穴也寰宇記引色小白作而小白盡作蓋

羊鶻山多巖石少樹木甚似魯國南鄒山傍山北行三十里遠眺顧瞻百里但見峻嶺巉巖無尺木寸草太平御覽

澖桉寸草寰宇記引作把草羊鶻山寰宇記作羊膊山

羊鶻嶺東北二百里有大山遙望甚似東嶽岱山極高大險峻頗有靈驗羌胡父老傳云是西王母藕蒲山太平御覽

澖桉山有鹽池在敦煌縣西南

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渡三十里海卽此女國也太平寰宇記

澖桉國在悤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主王姓蘇毗字末羽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以丈夫惟以征伐爲務也

大白蘭千二百里。有可蘭國。風俗卑陋。從開闢來。口不知肉味。目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是西夷中不臧者。土無所出。直大養羣畜而已。戶落萬餘。其人頑弱。見異人舉國便走。太平御覽。

白蘭國人。年五十以上、齒皆落。將因地寒多瘴氣也。太平御覽。

澍按。白蘭國西羌別種。後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叱利模。徙東界郡鄯。風俗物產。與宕昌同。

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自大嶺嶺北乙弗界。屈海海西南三百里。有鹽。從闊半寸。形似石。味甜美。無黍河東也。北堂書鈔。

乞弗虜之地。不種五穀。惟食蘇子。本草注。

澍按。乙弗敵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回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惟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

塞北有數山。皆培塿小山。北堂書鈔。

附錄

寰宇記云。吐谷渾即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徙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鬬相傷。廆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鬬。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鬬

起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之北）。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其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其地今松潘今合州郡之南及今臨洮和政州郡之地）。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自吐谷渾至孫葉延。曾孫視熊。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兼併羌氏。號爲彊國。遣使詣宋朝貢。阿豺死。弟慕璝立。遣兵擊乞伏莪蔓莪蔓東奔隴右。慕璝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爲後魏主所敗。擁戶口十萬餘。西次罕幵。慕璝大敗之。後弟慕延立。太武帝遣兵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洛于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元孫夷呂立。爲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眞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其主椎髻。以皁爲衣。其妻衣織成帬。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華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縹羅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頒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夷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

攻拔其洮陽况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郡。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今同昌郡。二年。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夷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隨開皇中。夷呂侵宕州。今在安化郡馬嶺縣界。遣上柱國元諧擊之。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夷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夷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爲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復令親王雄出澆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餘萬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祈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隨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隨氏置西海且末河源郡也。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党項。隨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爲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爲平西郡王。仍加趙巨扇反。胡呂烏可汗之號。旋又爲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爲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稱衰弱。而吐蕃彊盛。高宗時。爲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中間叛去。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爲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部落或擬移就秦隴。或欲移近豐靈。秦今天水郡。隴今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宜漸去邊隙。使居內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爲長久之深策。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如

在豐靈復與默啜密邇必以慮其翻復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魴邇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及其逃叛之日穿監收掠馬郡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失小許吐谷渾耳豈以句貴之爲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去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爲制勿輕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繫戀之心亦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威郡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今張掖郡肅州降者今酒泉郡則宜於甘肅州左側安置之當瓜今晉昌郡沙降者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谷渾所降之處皆是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孰自分順其情分其孰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必要攢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爲害患慮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谷渾所使若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臣愚輒以爲勝策如允臣見在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彊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爲非亦易杜絕兼每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撫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以爲羈縻戎狄之良策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小許吐谷渾終無以傷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定主未知所安必在早安定置之計無令驚擾速生邊患至垂拱四年諾曷鉢卒其子宣超嗣立聖歷三年授宣超左豹韜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

汗。宣超卒子曦皓立。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安樂州。其部衆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節度副史左金吾衞大將軍慕容復爲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幾卒。其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羣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寰宇記又云。其地四時恆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天晴則氣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圍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吐谷渾常得波斯草馬。放入海。馬因生驄駒。皆日行千里。故時盛稱青海驄馬。扞泥城。一名東故。一名樓蘭。都在國西二千八百里。故鄯善國都也。魏書西域傳曰。眞君三年。鄯善王帛龍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按其後爲吐谷渾所併。扞零城。小宛國王治。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土。十三州志。小宛併於鄯善是。　龍夷城。漢西海郡治。石國西北三百里。故契翕虜所治。　曼頭城。在國西南二百里。按後魏眞君六年。遣高涼王郡討吐谷渾。軍至曼頭城。卽此邑。在國西南五百里。隨河源郡所治也。國南又有新律國。又有長源城。已上城見梁載言十道志。

西河舊事

張澍編輯

本館據二酉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西河舊事序

按漢武帝太初四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太初元年開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也是年又開酒泉郡俗傳城下有金泉味如酒也後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卽古瓜州地尤姓戎所居也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初築城得金故名一曰稱金取其堅也此所謂河西五郡當時以斷匈奴右臂者式觀豬壅大澤禹蹟猶存龍夷荒城陝流自繞彌千川土肥如髓時羅漫酪美瀉酥市日四合畜牧蕃滋信浩穰區哉而瓜大容狐海深出馬雪積百丈沙流萬里駝爵甕卵羔羊鼓臍帝江歌舞神烏圖形饌得千金隄居延遮虜障石漆濃如脂膏金山石成牛馬抑何荒怪瓌奇與若乃玄阯燕墜簡逿卵吞敦煌鳶飛魯般楔擊軒皇拜道于空桐王母梯几于縣圃魚澤障前崔不意效穀龍勒山腹李廣利刺泉以及周生然明之經學趙斷郭麐之藝術邳奇龐淸之忠孝日磾文和之才幹並皆靈幻殊特聞之者咸欲命駕往尋討幽采異何珥筆奮藻者之寥寥乎隨唐志地理類有西河舊事一卷不著作者姓名今其書已亡予搜集若干條彌惜其闕略矣

西河舊事

清 武威 張澍 編輯

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後漢書注。

澍按。應劭風俗記云。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遷于冀。晉徙治此。

福祿城。因謝艾所築。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太平寰宇記。

澍按十三州志云。福祿城。謝艾所築。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飲此泉水。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往取得金。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是金泉即酒泉也。

觻得此地。本匈奴觻得王所居。因以名縣。太平寰宇記。

澍按。地理志。觻得有千金渠。至樂涫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孟康曰。觻音鹿。

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水經注。

澍按。天山一名折羅漫山。見元和志。而括地志作初羅漫山。或作時羅漫山。皆字形相近而誤。

天山最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白。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類海東一百里。後漢書注。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鐵下無白字。又一本引。末句作在蒲類海百里之內。又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引。

末句有云。卽漢武師擊右賢王之處。或引脫類海二字。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也。祁連山有仙樹。人行山中。以療飢渴者。輒得之。可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太平御覽。

澁桉。輒得之可飽。太平寰宇記引云。飢渴者食之則飽。又桉。廣韻。祁連山上有松柏五木。美水茂草。冬温夏涼。又有仙樹。人行山中。飢卽食之。輒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可見也。此殆與羅浮山之楊梅。歸美山之橘柚同其幻異。

焉支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太平寰宇記。

澁桉。五木。本草別錄謂之蜜香。陶宏景謂之青木香也。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卽青木香。一株五根。一莖五枝。一枝五葉。葉閒五節。故名五香。燒之能上徹九天。古方治癰疽。古樂府云。瓏瑜琉璃。琥珀五木香。指此。蘇頌曰。修養書云。正月一日。取五木香湯以浴。至老須髮黑。徐鍇云。道家以青木香爲五木。金光明經謂之炬毬陀香。別錄又云。木香生永昌山谷。陶宏景曰。永昌不復貢。今從外國舶上來云。出大秦國。人以療腫毒。蘇恭曰。消惡氣。有二種。以崑崙來者爲佳。葉似羊蹄而長大。花如菊花。結實黃黑。涼州異物志。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也。隨書言樊子蓋爲武威太守。車駕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癘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之邪。是五木爲涼州之所生矣。

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涼宜牧畜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娶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正義引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歌末有其愍惜乃如此六字太平御覽引云祁連山與焉支山宜畜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字句與索隱少異又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蒴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曰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爲燕支粉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他方人采取其華染緋黃接其上英者作燕支婦人用爲面色可愛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又桉索隱以西河舊事謂白山卽天山祁連爲非是

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有松柏五株水草茂美山中冬温夏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斛酪得酥斗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

澍按五株宜作五木

祁連山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致解散一斛酪略得升餘酥（太平御覽）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云祁連山宜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致解散作

酥特好。一斛酪得酥斗餘。字句微異。

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草上。都不解散也。（世說注）

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二十里。俗亦謂昇雨山。（太平寰宇記）

澍桉昇雨山禹貢錐指作卑羽山。蓋以翻本史記註誤也。括地志作昇雨山。爲是。

葱嶺在敦煌西八十一（一作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曰葱嶺。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水經注）

澍桉廣志葱嶺山其上生葱。茂于常葱。西域諸國志云。葱嶺高。十二日可至嶺。釋法顯佛國記。葱嶺冬夏有雪。釋迦方志。葱嶺高可千餘里。兩邊漸下。南北豎嶺行數極多百餘條矣。多有山葱。崖峽青翠。因以名焉。又桉漢書注。藝文類聚。引無河源以下數句。寰宇記引無逕休循國以下數句。又桉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與此書相發明。

沙州天氣晴明。卽聞沙鳴。聞於城內人游沙山。結侶少。或未游。卽生怖懼。莫敢前。其沙或隨人足顚落。經宿卻自還山上。（太平寰宇記）

澍桉或未游。太平御覽引作或不曾游。

流沙磧在玉門關外有三斷石極大呼爲三隴太平寰宇記

澍按寰宇記沙磧自縣之西皆沙磧磧內時聞語笑歌哭之聲審之卻不見人蓋鬼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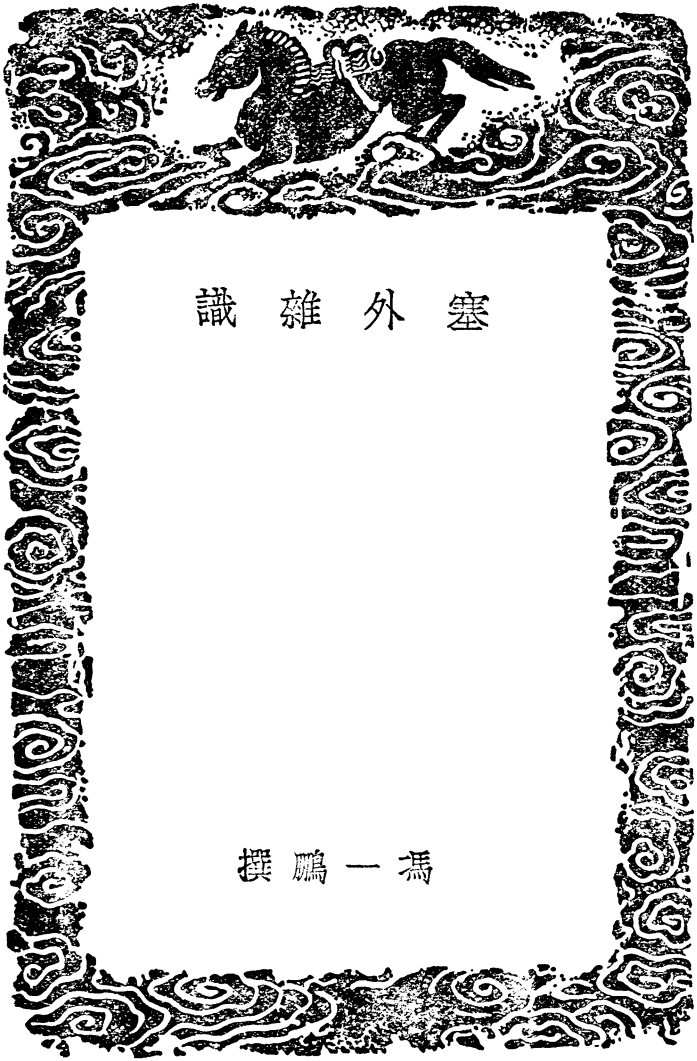
漢武帝聞大宛馬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爲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紲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候馬亭今晉昌及馬駼谷山下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太平御覽

澍按寰宇記引云漢武帝遣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天馬三匹後思歸遂頓羈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師食時至敦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此處爲候馬亭今晉昌及大武馬駼谷石上有馬踐之跡猶存字句微異

繞蒲海肥美良田水草沃衍初學記

澍按敦煌實錄云有高昌壁故屬敦煌下八字宜補美原引作每田原引作出今改正

魯般敦煌人與公輸子同名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佛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伺得木鳶楔十餘下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爲祆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于是賚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酉陽雜俎



塞外雜識

馮一鵬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皆收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

塞外雜識

清　錢唐馮一鵬止園撰

日月山在木爾烏蘇東。乃唐公主遠嫁烏孫王經此。刻日月于山前以望父母。并以分中外之界也。

晾經臺在通天河岸。傳是唐時三藏法師入西域取佛經回晒經于此石上。狂風忽作諸經漂沒無存。惟賸心經一卷耳。

星宿海之下流爲通天河。再下則金沙江矣。康熙庚子夏大兵進藏過此河。巨浪翻騰。既無舟楫。又無竹木。緣以牛皮吹氣。名曰昆侖。入水不沈。牽連如筏。乘風掛帆而渡。然人馬驚惶。十渡之中保全僅半。一夜忽然水乾淺見底。佇而望之。上游橫鎖水積如山。三軍乘馬前進。軍過水來。依然洶湧。天子神聖。山川效靈。豈虛語哉。

青海在西寧鎮海堡西二百里。亦曰苦苦惱兒。遠望水高於地。溶溶碧浪。周圍六七百里。中有小山一二。喇嘛修眞於此。無舟可通。嚴冬海凍。閒有人往來。沿海而居者十八家王子。卽羅卜藏丹津等。自雍正閒大兵洗蕩之後。已乏居人矣。

吐魯番又在巴里坤大營西。只隔大山一層。便屬準噶爾地界。大營之兵。每歲夏秋移駐於此。十月後仍歸巴里坤。此地產大瓜如斗。味甘如蜜。卽西路出兵之人有數十年不得一嘗者。

回回瓜乃哈密瓜之變種形圓扁蒂深凹瓤白色味極香甜藏三五日則味變而瓤壞矣是以不入貢品產回紇地瓜名回眼取形似也

哈密係沙城地不過千人不滿萬卽回紇種類我朝西域用兵三十年皆從此起纛自大兵萬里遠戍彼始安堵無恐今城中樓高垣厚金帛多藏妻妾滿前而軍行過此糧草反索重價

天山之下大鹿成羣自西北來官軍排列烏鎗數十桿各張弓矢以待鹿竟至人前悠然而逝鎗無一響矢無一著或曰此地除牛羊之外皆屬天帝放生

余於康熙庚子五月同將軍宗查布出師西寧口外於堪布寺下營畢閒步小溪頭見無鱗魚擁擠而行隨手取得數尾將付庖人將軍適來立止云此地山神水神不服王化凡網魚獲獸者雷雨立至頃刻果如所言令人禳解乃止穹廬之外冰雹已堆尺許亦異事也

駝背皆有兩峰此野駝前後合成一峰有大力能負千斤且可半月不飲水日行千里性最慈每墮胎或傷子必哀鳴百日胡人唱胡歌彈胡琴以娛之則止不可多得進貢者七駝而已

昭木哆華言百枝木也西方金氣盛樹木絕少此地有樹百本因得是名康熙三十二年聖祖親臨沙漠逆夷噶爾丹之妻領兵接戰於此我軍一砲殞之金鎧黃袍橫屍道左老成將士昔在行營者猶能道其梗槩云

西夷準噶爾等與蒙古四十八家地界相隔中有瀚海數千里信息不通是天限之也惟噶斯一路爲稍

近夷使騎駱駝負水而來則一月可至有水草處然噶斯亦不能駐兵是以大營駐於柴旦木
雪蝦蟆出巴里坤雪山中醫家取作性命根源之藥軍中人爭買之一枚價至數十金且不易得也
雪蓮花千年不化元雪處有之形似蓮花高可丈許取以釀酒倍增春色蓋陰極而陽生之意耳亦產巴里坤等處
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乃漢霍嫖姚將軍所闢地築長城夾道二千里橫截匈奴右臂正所以斷西北兩方之連結長城之內城堡相連軍民居之但寬闊處不過二十里狹隘處僅三五里長城之外西番雜處西番內附中國而外通西虜者也變亂叢生奸宄百出皆此種類
莊浪古伊吾地路最狹羌戎逼處標掠行旅乃其長技尤爲四郡及各路大營之要區當年僅設參將一員綠旗兵五百今添設滿副都總兵各領重兵庶足以資彈壓耳
西寧古湟中地亦名河源羌戎土司繞其東南喇嘛回夷聚其西北黃河於此入口向設大兵重鎮逆夷羅卜藏丹津起兵犯順全力攻打西寧我兵固守城中及東路一隅耳提督岳鍾琪自蜀赴秦先搗賊巢逆捲東來逆夷恐怖而去去後一月年羹堯之追兵始出青海一帶不從賊而來降者皆掃除之
西寧之西五十里曰多壩有大市焉細而東珠瑪瑙粗而毯氈藏香中外商賈咸集一種纏頭回子者萬里西來獨富厚於諸國又能精鑒寶物年年交易以千百萬計
佛氏相傳云文殊舍利化身爲宗哈巴而達賴喇嘛爲宗哈巴大弟子闡揚佛教法力宏深托胎變化已

六轉人世今世名噶拉藏嘉謨撮年甫十三在西寧塔兒寺登寶座說法凡貴賤人等羅拜臺下者何啻億萬康熙五十九年奉旨封以國師賜以金印大兵護送起行住持西藏聆其謝恩語有云我本童幼豈知前身是否佛子今既邀封諒已無差可謂謹而知禮矣

方言呼脫脫華言再來人董噶爾其名也住苦苦惱兒東專窺清俊少年神魂出舍之頃彼即以神投其舍少年魂返無歸則死千百年來不知傷幾許人命自元明以來皆有國師之封册想借以驚服無知之番虜然修之終不能成天意存焉矣

武威郡即今涼州府雍正元年冬青海反虜酋撥什格免大青領十萬衆犯邊鋒甚銳是時提鎮將弁及兵備道俱進剿卓子山番賊未還城中武職惟遊擊把總二員兵不滿百倉卒無備官吏賓佐紳士民壯一擁上城日夜謹守庫內旗旄軍器盡列城上訪拏奸細喇嘛八人即行梟示一面請援於西寧大營一面訓習民兵旬日之間得馬兵三百步兵一千五百虜兵駐營二十里外遙望聲勢逡巡不進援兵又至解圍而去

山丹縣界有水一勺停泓山下大碑屹立書大禹導弱水處六字

涼州砂磧之區近城四面皆沙石大小磊磊無一寸土壤掘地至丈許尚皆大石然頗宜于果木而梨爲最三春花似玉盤八月果成金墜形長而味美收藏至冬及春則皮黑剔破一指痕吸之入口清沁無比

滌盡人間烟火氣矣

山丹縣城築於山麓古云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卽此遙觀山色如一片晚霞相映萬樹桃花亂落走馬垂鞭應接不暇

祁連山卽天山在甘州城南插天高峙延袤不斷番虜往來孔道靖逆侯張勇提督甘州時遊巡四出邊境肅然一時名將如王將軍進寶等皆出麾下雄風偉槩可以想見

張掖郡卽今甘州府池塘寬廣樹木繁茂地下清泉所在湧出張侯帥府之旁有園池沼曲折可作水遊亭臺山石佈置得宜皆出笠翁李漁手名將風流有此遺跡

甘州城中大石磊磊磨琢之皆成綠玉俗名噶巴玉嗤其似是而非也余曾令玉工製一磬可二尺許臨發不能攜至今惜之

張掖山丹百里之中皆產林檎果甚甘美居民收而搗之作成單印爲龍鳳花卉之形宮中以爲籠罩糖果之單遂得是名

西番卽犬戎羌戎是也不住房舍惟於窖穴藏身男戴白氈笠衣白褐衫婦女衣色褐嫁時通身穿挂螺蛤之殼亦曰頭面遂服之終身不解以西虜爲主呼喇嘛爲王每年納貢於二處名曰天巴邊將嚴明則奉法惟謹邊備稍弛則乘閒而起康熙之末肆橫異常賴涼莊兵備道蔣泂親率民兵進剿民閒受其荼毒歷有年矣及鋒而用一以當千番人至今戰慄

台吉齊桑蒙古之親族也官長也喇嘛藺占佛家弟子之通稱也

皐蘭之僧多半茹葷莊浪以西則僧妻子而住廟中全不爲怪矣俗名火居僧

酒泉郡有泉香之異因以得名卽今肅州地冷沙飛河西絕塞也惟有古鐘二口一懸北門一在嘉峪每夜五更自鳴雙應六十里之遙無閒隔也西方之金迴異凡響

燉煌郡卽沙瓜州地今設安西鎭出嘉峪三百里乃至其處向爲荒壘今稱雄鎭爲河西之鎖鑰

康熙初年降將王輔臣原名馬鷂子叛據臨洮府城奮威將軍王進寶領兵進攻黃河巨浪無舟賊人不備將軍一人躍馬渡河兵亦隨之頃刻登城一戰而復得大城輔臣又降遂成千古奇功至今邊民圖其酣戰之形於寺壁

高臺屬甘州乃來往大營必經之路縣雖小而多泉居民頗識稻米之性播種得法此地開屯田最宜

青海酋長大青和碩氣察罕丹津原授親王爵額爾得揑額爾克托托索原授郡王爵雍正元年春與親王羅卜藏丹津貝勒撥什格兎大青四人一同對天盟誓約會同犯各邊將軍宗查布領兵駐柴旦木已得實在情形幷有出首之青海世襲公爵某某等呈狀備細上聞是年二月朔日具奏適總督年羹堯在京世宗傳詢之羹堯云青海之人必不叛此宗查布欲生事立功耳是年秋大青和碩氣領二萬衆進河州口額爾克額爾得涅領二萬衆進甘州口皆聲言羅卜藏丹津燒我兩家之佛像經卷是以進口躲避名雖內附將爲外應羹堯各給口糧衣食糜費不少幸羅卜藏丹津在西寧敗走撥什格兎大青在涼州觀望而去此二假降之猾酋亦竟寂然而去耳羹堯授撫遠大將軍進封三等公其在邊籌畫類如此後

以欺誑伏法。青海于雍正元年十月反。次年二月。將軍岳鍾琪削平之。汗血馬。從波斯內藏而來。瘦骨稜稜。其行如風。乘者但聞耳中有聲。不知座下有馬。桃花血汗。點點如珠。只此一觀。仍由青海歸藏去矣。

玉門。卽漢班定遠屯兵處。漢兵至此而止。今大兵直駐巴里坤。且滅吐魯番。已過二千餘里矣。

瀚海有數十百里者。有千餘里者。但有沙石。而無水泉。石中明亮。多山川人物之奇形。五彩雲霞之變色。光華燦爛。莫可名狀。蓋無形之水。皆藏於石中也。又曾於御史某處。見瀚海石朝珠一串。中皆水草魚蝦之屬。無不酷肖其形。

康熙庚子夏。平逆將軍貝勒延新奉旨領兵護送達賴喇嘛進藏。皇十四子大將軍於木爾烏蘇餞送旌旄戈甲。寶蓋幡幢。金鼓號令之聲。鈴鈸宣揚之器。一時並發。列隊以行。允稱盛事。

磚井在陝西榆林定邊之閒。村中有此一井。四外皆五十里方有泉水。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過此。人馬十餘萬。日需水數萬石。守土者先期竭蹶運送。僅供人飲。馬渴不能顧矣。是日午時兵到。大營方定。山水忽來。滔滔不絕。溝澮皆盈。皇十四子大將軍遣飛騎遠尋水脈。在磚井村東北三十里山中。忽開一石口。水從此出。流至次日軍去而水亦止。今山上立龍王廟。磚井堡外立無量壽佛寺。穹碑特立。頌聖天子功德。以垂之永久云。

黃河自西寧入口。流至寧夏。復出口。環遶二千里。至山西保德州。陝西府谷縣。兩山夾峙處。復入口。套中

二千里地。一片膏腴。周遭平坦。可畊可居。可漁可獵。中原之所必爭也。今已歸誠。邊民出種。無分彼我矣。賀蘭山在寧夏西百里。向無人居。康熙閒固始可汗之曾孫阿保。首先內附。仁皇帝憐而養之。命大學士明珠教習滿漢書。尙和碩莊親王郡主。使世居賀蘭山。今青海諸酋皆叛去。惟此獨存。

元太祖陵在河套中閒。不封不植。深埋于地下。葬後放馬十萬匹。使土平草長。了無痕跡。然後掣去之。方言鄂爾多斯華言上帳房。河套之中有穹廬十頂。係蒙古諸王奉元太祖春秋享祀處。至今蒙古人過此。皆爲下馬。四十八家各派宗支官屬守之。分爲六旗。皆服本朝衣冠。受爵祿。丁查拉史者。卽鄂爾多斯之台吉也。康熙五十九年。自領蒙古部落五百人。隨大兵進藏。歸至甘州。余因問其曾讀漢書否。答以蒙古語曰。默得黑烏歸。卽漢語不知道也。細詰之。則壁上詩詞。句解字識。方知口外有藏書。乃元末時帶出。至今有傳之者。

石花魚出保德州府谷縣。兩山中閒黃河深處。但食巖上落下之翠苔。肥美無比。

歸化城南二十里。卽大青山。萬壑潺潺。羣峰疊疊。樹木叢茂。烟霞變幻。疑入天台路矣。行過數里。轉入一區。則峭壁凌空。青綠之色。出自天然。峰腰石榜有四大字。曰大癡筆意。而不書姓名。

康熙六十一年夏。余出皇甫川口。至歸化城。望大青山下。高冢巍峨。翠屏環列。細草茸茸。輕烟緲緲。標致不同。詢之土默忒人曰。此昭君冢也。因下馬息于旁舍。題七古一篇于壁上。詩載止園集中。青塚之草。四時皆有。人皆知之。尤可異者。冢在平地。朝朝暮暮。青烟繚繞。或如寶蓋結其頂。或如裙幅拖其足。或如束

帶纏其腰。或上下左右。劈空半掩。皆畫然整齊。無一些拖帶處。余在歸化寓居最爲高敞。軒窗之外。卽望見之。且久留五旬餘。是以見之甚悉。噫此天地山川之靈氣。特爲昭君表其奇節耶。

胡女之已嫁者。左右各垂一髮辮。未嫁者髮辮零星下垂。已嫁而夫亡者。則倒捲其辮以繩扎之。各戴帽帷。入招時。則皆脫帽長跪。摩頂受戒。招者。華言寺廟之類也。歸化城有大招小招。藏經在焉。喇嘛居之。朔望日婦女求嗣者。入招禮拜。

土默忒婦女。已半改內粧。惟入招禮佛。則縈紅黃紬一縑於胸前。謂之胡巴三什。其男子亦有拴紅布橐於腰間者。謂之胡巴什。皆華言在家修行之謂。

婦女上塔週行。手持數珠。宣揚佛號。謂之轉輪。求免輪迴之厄也。余於康熙後壬寅五月。在歸化城。見野外桃花正開。花深紅而艷絕。然皆高不滿二尺。少陵詩云。短短桃花臨水坼。想蜀中桃花與此無異也。望鄉臺在雁門殺虎之兩口間。乃李陵宴蘇武於此。望鄉臺因以得名。

李陵碑在歸化城西南百餘里荒草中。頹然而峙。人猶呼李將軍碑。然字跡已不可彷彿矣。

花園在宣化懷安兩邑之間。傳是蕭太后避暑時所建。有洗妝樓。今已悉燬。其地山回水曲。風景甚佳。當年韻致可想見耳。

山海關。爲長城關鈅。自秦漢以來。數千年。防守至謹。本朝應天順人。坐定中原。蒙古四十八國。皆我藩籬也。

一片石在遵化西北。高山疊疊。長城倚之。片石巖巖。立關爲口。有明之所恃以爲險者。王師既入。流寇遠亡。任人往來矣。三屯營在豐潤界。景忠山下。乃明帥戚繼光屯兵處。其時紀律明而修築整者。此營爲最。船廠之東有拉泊。石山也。四面平坦。中間一山突然而起。上有石樓。樓中有石鼓。鼓在空虛。行人一望可見。但聞木魚聲。無路逕可上。週遭綠水環之。水冷入骨。蓋石山之來自長白。綠水之源出鴨綠江。宜其清且秀有若此。

鴨綠江水綠。眞如鴨頭。中多珠蚌。其殼厚且長。產珠極光圓。微帶青色。有官監採擇。其合度者。進上用。餘皆一撒江中。以山海關禁嚴。不得私帶顆粒入關。故爾。

威虎者。獨木船也。以大木剖而鑿之。坐以浮江。甚穩便。松花江出大鱘鰉。亦以此船施網得之。

自寧古塔北上。往三姓。路中有小石室數百間。其高不滿三尺。沿江而居。傳是古小人國處。室在而人不可問矣。

石頭店在寧古塔之南。生成一片石。橫亘十餘里。絕無土壤。能生松柏。下聞水聲潺湲。破隙間投以小石。丁東有聲。或曰昔仙人鍊丹於此。傾其爐。化爲此大石也。余亦疑而未決云。

洗北之人。卽魚皮達子是也。住伊蘭哈郎烏蘇里一帶。不生五穀。但知漁獵。然魚多於獸。不須網罟。每歲魚大來時。逆流而上。一擁萬萬。至灘淺處。皆躍而過焉。人排立於灘上。以棒擊之。魚被傷順流而下。乃於下灘截取。堆積如山。風乾鹽晒。藏爲半年之用。人食之餘。卽以喂馬喂犬豕。幷取其皮爲衣帶。頗光耀奪

目。

阿機。卽樹林。自船廠至寧古塔。經過兩樹林。一在拉泊南。長七十里。一在拉泊北。長九十里。彎彎如弓狀。其實兩林卽一林也。行者適逢其兩弓梢耳。延袤數百里。林中蔽日遮天。獸蹄鳥跡。在在皆是。中有小徑。僅容一車。然高低坑坎。艱難萬狀。刨參者爭趨之。不知有性命之憂也。林樹皆枒杈屈曲。惟松樹直上沖霄。無一旁枝。有類於杉。結果大如半升。松仁生則草氣。晒乾則可食矣。自寧古塔之北。犬多於衆畜。且大而有力。冬春之際。冰雪載道。凡薪米之物。皆用冰床裝載。縛犬數十拉運。長鞭以驅。犬行疾而冰更滑。日馳數百里。犬之有功於人若此。

自烏蘇里以北。家家使鹿。亦猶三姓等處之使犬也。不特駕車。亦可乘騎。野獸也而馴服若此。昔有扶南國以鹿駕車見之南史。今信然。

北海人多數百齡者。百歲而死。便爲殀矣。其三時亦如平人。惟冬至之日。一家男女老幼。閉藏密室。共爲長夜之寢。至來春雷響。則起。如蟲入蟄然。有烏蘇里男子娶妻於北海。卽家焉。又暫往他處。至臘方歸。啓戶視之。妻已熟睡。不忍遽別。以臉相喂而去。夏月又來。妻竟傷其面矣。

五國城在寧古塔東北七十里。俗名揑黑。金主逼辱宋徽欽二宗。卽其地也。

國語哈郎。猶言聚族而居也。趙家哈郎。在五國城之北。金人遷宋二帝。自五國城來居於此。冷山在其前。河流繞其後。陰風慘淡。積雪瀰漫。至今人猶呼趙家哈郎云。

寧古塔有彈丸之城。副都統鎮之。城外卽松花江。沿江而居者。皆未入關之滿洲。凡崔峰、烏蘇里、三姓、紅旗街、黑龍江新城。各處所之人參、東珠、貂皮、元狐、一切箭桿弓料之物。每歲秋冬皆貨於此。江南各省之人。亦萬里而來。乃一小都會也。

採捕之人。過寧古塔則分三路。北曰烏蘇里。東曰崔峰。西南曰紅旗街。數千部票。各分頭採取。有得數十斤者。有僅得數兩者。交官之外。聽其自售。

船廠今改永吉州。伐木爲城。倚江爲險。發各省刑徒充配於此。設將軍鎮守之。蓋關外各鎮之要區也。顧刑徒俱非善良。生聚日衆。不惟約束當嚴。亦宜開屯田。興學校。俾風俗日進於淳可耳。

長白山在船廠東北四百餘里。本朝發祥之地也。聖祖仁皇帝遣大學士索額圖等十人前往致祭。山高而深。鴻濛杳渺。雲氣長浮。從未有人登其顚。十人虔潔拜禱。頃刻之間。川壑峰巒。無不朗照。祭畢下山。忽見大鹿十隻。從高墮下。如束縛然。十人知爲山神所賜。各載一鹿而歸。十人中有孔公古禮。乃滿洲鑲白旗參領。爲余言之特詳。

屏風十二。在白山之頂。江源之旁。屹然高峙。屏上細草如茵。繁花似錦。纏錦周匝。錯采鏤金。天工人巧。莫可名言。

三江水出東西北三面。如船廠、新城、齊齊哈郎、三姓等處。江水皆可灌地。地亦滋肥。發生最易。其收穫較之關西數倍。惜居人稀少。漁獵爲生。不知畊種。偶見刨參人。帶出菜子種之。每株重二十餘斤。地脈之厚

可知。

三江源在長白山頂。週圍幾及百里。泉源如沸。清可見底。荇藻參差。纖塵不染。乃鴨綠、松花、黑龍三江發脈之處也。

負義侯田份。伊祖田雄。乃前明靖南伯黃得功之中軍。得功陣亡。雄挾福王出降。是時世祖封以侯爵。重信賞耳。加以負義。使天下後世共凜君臣之分也。及其孫應襲。聖祖存其爵而革其俸。永爲船廠水手之長。有客過江。則以名帖拜而求助焉。

黃龍府。卽金東都。在石頭店之東北。故壘猶存。城西有水。澡甚寬廣。魚肥美。鯽魚一尾重五斤。卽關東亦推爲珍味。

紅旗街。在寧古塔西北五六百里。江沿之際。水亦清淺。江北乃朝鮮界。併望見其城。

鹿肚石。從鹿肚中剖出。形如雞卵。見風卽硬。斧鑿不能施。色微黃。閒嫩綠。綠者皆成竹葉紋。採參商人。得之進上。頗邀溫語。始知其爲祈雨靈應之物。

護拉。以皁皮爲面。以鹿皮爲底。卽革履也。內填白草。草茸而暖。卽名護拉草。穿之踏冰雪甚宜。興王之初。無分貴賤。禦寒必穿此履。

哈石馬。卽水雞也。在石隙中。皮黑而油。珠滿腹。以香糟製之。則油不化。鮮而且肥。關東口外有之。

江珧柱。其殼如蚌。而一角長舒。只在春分前後三五日閒。江邊有之。過此則不知所在矣。土人呼爲獨角

蝌。

紅旗街已接海島。海蝌隨潮而上。大者橫長丈許。小者亦徑數尺。與犬獐等物遇。則張鳌夾之。必折其股。居人素不識其爲何物。見其來。則羣走而避之。余知其爲蝌。令人以石擊之。蓋碎膏流。煮食之。味至美。至今爲居人添一食品云。

鱘。出松花江。四鰓。大尋丈。入貢者衣以布。編以荊。專車而送之。爲上膳之珍。京師市上無有也。惟有堵廠者。俟入貢後。間得一二尾。

松花江多鱘魚。大者二丈許。漁人以游絲細網。橫江截之。鱘魚入網。自愛其身。不敢用力。漁者幾十人。乘小舟。左右牽網以行。至一日夜而魚力竭矣。則順手一拽而起。否則有裂網沈舟之患。

瀋陽城中向多僧尼道衆。本朝初定關東。選僧尼之少壯者一千人。卽成婚配。後所生子女。編籍曰千丁。諸外國奉貢職惟謹。莫如高麗。一歲之間。使者不絕於道。且衣冠禮樂有古風焉。

山海關外四十八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悉皆元代後裔。受爵本朝。奉正朔。依服制。世爲婚姻。歲歲接踵來朝。因得安居近塞。存其宗祀。

蟒式。乃國家逢大典所行歌舞之式。蒙古皆能之。

俄洛斯地處極西。過此則纏頭回子國矣。亦一二年間使臣一至。帶來皮張貨物。頗堪適用。其人喜食胡椒等熱物。又每於冬月中入冰中洗浴。盛暑時仍戴貂皮暖帽。

纏頭回子國在俄洛斯準噶爾兩國之間郭以銅磚壘之城以玻瓈砌之郭外行四十八日而始一週其中宮闕之巍峨衣冠之美麗珍寶玩器之多輿馬僕從之盛實爲西南第一區歷古今無二主鄰國來犯其境其君使人謂之曰爾國尙有乞丐偸兒吾不與較也亦從不通使於中國其買賣交易至西寧多壩口而止

喇嘛一教有黃衣者如達賴喇嘛等修眞養性來去明白寥寥數人而已有紅衣者如地母地藏等呼風呼雨遣將驅雷亦止數人而已我聖祖仁皇帝常治地母以法而彼竟無如何也此以下更不可問總之諸蒙古信其法而歸其教紛紛迷惑莫可救矣每見其念經作佛事之日則晨起飽食牛羊酥酪到壇則搖鼓弄鈸打鬼斧叉駭人耳目以爲娛樂都人謂之喇嘛戲其經卷皆西番字試問喇嘛中能解經義者幾人哉

西洋人知歷法通天文更精黃白術到處開點誘人入教而終不傳於人器用雖多不過奇技淫巧供玩賞而已非中國所必需惟酒味清洌善飲者數杯卽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河記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七〇七一上

密